

新约圣经是伪造的吗？

抽象的

巴特·埃尔曼是一位才智过人的学者，擅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复杂的文本问题。他撰写了多部关于文本批判以及我们究竟能了解多少圣经文本及其流传的畅销书。然而，埃尔曼经常夸大其词，误导读者。他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论断，让读者误以为他揭示了教会领袖极力想要掩盖的真相。然而，他的论断往往是神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内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收录在研读版圣经的注释中。在他的著作《伪造》（Forged）中，埃尔曼揭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秘密”——许多新约圣经并非由通常被认为是作者的人所著。本文将对《伪造》一书进行简要评述，批判埃尔曼的研究方法，并揭露他诸多夸大的结论。

关键词：圣经权威、[圣经](#)、书评、真理、蒂姆·查菲

介绍

“新约圣经几乎有一半是由冒用保罗等使徒名字的骗子写的。”¹ 这句话出自 CNN 网站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讨论了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n）所著的《*伪造：以神之名写作——圣经作者为何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Forged: Writing in the Name of God—Why the Bible's Authors Are Not Who We Think They Are*）。

该书的封底宣称，作者将“揭露哪些新约经卷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品……[并]揭露基督教历史上的欺骗行为”。在本书的开头，他写道：“最终我意识到，圣经不仅包含谎言或无意的错误，还包含几乎所有今天的人都会称之为谎言的内容。这就是本书的主题。”²

巴特·埃尔曼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詹姆斯·A·格雷杰出宗教研究教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沟通者，无论口头还是书面表达都十分出色。这一点可以从他多次做客 CNN 和历史频道，以及他撰写的多部畅销书中得到印证——这些书籍的主题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十分枯燥乏味：新约圣经的文本批判。

那些试图攻击圣经的人常常引用厄尔曼的作品。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故事讲述者，而且成长于基督教家庭，先后获得慕迪圣经学院的文凭和惠顿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以及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厄尔曼从福音派到彻底不可知论者的转变历程在他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记载，并经常被那些认为基督徒无知的批评者所引用。厄尔曼的最新著作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对公元二至四世纪大量伪造圣经的论述，以及早期基督徒如何看待伪造圣经的行为，有力地反驳了许多自由派神学家关于早期教会完全可以接受伪造圣经的观点。此外，他的著作常常提出挑战，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研读上帝的话语。

自由派神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保守派对圣经作者身份的看法，但埃尔曼已成为自由派观点最直言不讳、论述最清晰的倡导者之一。尽管篇幅有限，无法对他的所有论点进行全面反驳，但本文将探讨他对传统圣经作者身份的几个主要质疑，并论证信徒可以确信圣经并非伪作。

挑战一：大多数新约作者都是文盲

首先要讨论的反对意见是他认为大多数传统上被认为是新约圣经作者的人都是文盲。他写道：“大多数使徒都是文盲，实际上根本不会写字……即使他们的灵魂依赖于此，他们也不可能留下任何权威的著作。”³

在第二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彼得不可能写出归于他的两封信，因为他只是一个来自“偏远犹太村庄的渔夫，那里的村民都是勉强糊口的工人，没有受过教育。”⁴他甚至引用 [使徒行传 4:13](#) 来证明彼得是文盲，因为经文中描述彼得和约翰没有受过教育，埃尔曼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是“文盲”。⁵

如何才能驳斥这些反对彼得是两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的作者的论点呢？其实很简单。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逐一分析埃尔曼的论断。首先，《[使徒行传》4:13](#) 记载：“众人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学问、没有训练的人，就希奇，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请注意，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于，公会成员惊讶于彼得

和约翰竟能如此大胆地与他们交谈。显然，彼得和约翰的言谈举止给这群受过教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凭这一点就足以驳斥埃尔曼的论断。此外，译为“没学问”的词，正如埃尔曼在他的书中所说，可以指“文盲”，但其主要含义是指“不识字的人”，即缺乏正规教育的人。这里的希腊原文是 ἀγ ρ άμ μα τ ο ί (agrammatoi)。一部希腊语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

[它指的是]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主要指缺乏正规培训）。……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 4:13 中的 ἀγ ρ άμ μα τ ο ί是指“文盲”，即不识字或不会写字，但考虑到新约时代几乎普遍的识字率，尤其是当时犹太会堂学校的普及，这种说法极不可能。显然，使徒行传 4:13 中的 ἀγ ρ άμ μα τ ο ί指的是缺乏正规的拉比培训。

6

因此，在使徒行传 4:13 中，这个词很可能表达的是彼得和约翰的教育程度与公会成员不同。此外，除非公会成员在听证会上要求彼得和约翰读或写些什么，否则这些领袖又如何知道门徒是否识字呢？

其次，彼得和约翰的确是渔夫而非学者。然而，渔夫为了经商，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

最后，即便彼得和约翰不识字，也并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雇佣抄写员来记录他们的文字。公元一世纪，无论贫富，中产阶级公民都会雇佣抄写员。如果彼得和约翰雇佣了抄写员，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是那些署名书籍的作者呢？我猜想，从技术层面来说，他们的确没有“撰写”这些信件，但这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闻。我们知道，保罗——他显然识字——有时也会雇佣抄写员来代笔写信，就像首席执行官口述信件，由书记录或打字一样。没有人会否认首席执行官是信件的作者。同样地，使徒们也可能雇佣抄写员来记录他们的文字。

挑战二：教牧书信是伪造的

《伪造》一书的第三章题为“以保罗之名伪造的文献”。许多基督徒并不知道，公元二、三、四世纪的一些著作被发现声称是使徒所著。其中一些著作的写作目的是为了颂扬信仰中的英雄，类似于现代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保罗行传》就属于此类。这部作品描述了保罗的一些传教旅程，夸大了真实的记载，并编造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其他一些伪经则具有蓄意欺骗的性质，例如《哥林多后书》和《保罗与塞内卡书信集》。它们借用权威人物的名义，使人们误以为这些教义出自使徒或其他领袖人物之手。在某些情况下，作者或许出于好意，想要驳斥错误的教义。

批判学者对于保罗究竟写了哪些书卷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通常被认为并非保罗的真迹。事实上，这些书卷是最早受到批判者攻击的著作之一。1807年，被誉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的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一封信中声称，《提摩太前书》必定写于公元二世纪，因为其中一些措辞似乎是为了驳斥诺斯替主义——一种在公元二世纪盛行的异端邪说。其他学者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以以下理由否定了其他教牧书信：这些书卷中使用的词汇与保罗的其他书信截然不同；这些书卷不包含保罗典型的神学主题；它们似乎与《使徒行传》中保罗的活动时间线不符；而且其中关于教会治理的观点对于公元一世纪而言过于超前。

这些说法简直是小题大做。早期教会不仅一致支持保罗是书信的作者，而且这些反对意见也过于夸大，很容易驳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是写给保罗的亲密信徒朋友的，主要内容是保罗就如何管理各自教会给出的个人指示。保罗的其他书信（腓利门书除外）是写给整个教会的，没有那么私人化。因此，写作风格和用词自然会有所不同，就像你写两封信，一封写给亲密的朋友，另一封写给教会，打算让所有人都读到，你肯定会用不同的词语一

样。此外，认为保罗的词汇量在他多年的旅行中没有增长，也是不合理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没有提及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他写信的对象已经熟悉他的教导，并且他是在指导他们有关教会生活和治理的问题。声称长老（监督或主教）和执事并非早期教会的组成部分，就忽略了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公元 50 年之前）期间“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使徒行传 14:23）这一事实。此外，《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 61 年，收信人是“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并监督（长老）和执事”（腓立比书 1:1）。

认为这些书信与《使徒行传》的年代顺序不符的说法也有些夸大其词。许多人认为《使徒行传》结尾处保罗的监禁发生在他去世之前。然而，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保罗最终获释，之后又旅行了几年，才再次被捕并被处决。保罗正是在这些旅行和他最后一次被监禁期间写下了《教牧书信》。罗马的克莱门特（约公元 95 年）记载，保罗的传道足迹遍及西方的极地（西班牙），而这正是保罗所期盼的（罗马书 15:24 ， 28）。罗马的指挥官（使徒行传 22:29）、总督非斯都（使徒行传 25:25）和亚基帕王（使徒行传 26:31）都宣称保罗并没有犯下任何该死的罪行。如果没有上诉于凯撒，他本应被释放，那么保罗为何会在被监禁期

间预感到自己会被处决呢？事实上，《提摩太前书》3:14 表明，保罗预料到自己能够去以弗所探望提摩太。这段经文写于他出狱之后。然而，《提摩太后书》4:6-13 则表明，保罗完全预料到自己即将被处决，并恳求提摩太去探望他。

*要了解更多关于新约圣经各卷书的作者信息，
请找一本由真正接受圣经为上帝话语的人撰
写的新约圣经导论书籍来阅读。*

《提摩太前书》的作者是否真的反对诺斯替主义？如果真是如此，这岂不是证明该书成书于二世纪吗？并非如此。诺斯替主义是一个以追求隐秘知识而闻名的异端教派。如果保罗真的直接反对这个群体，他几乎肯定会点名批评。然而，他确实偶尔会批评一些在一世纪被诺斯替主义所采纳的宗教活动。例如，《教牧书信》的作者在《提摩太前书》4:1-5 中反对禁欲主义，并在《提摩太后书》2:18 中反对否认身体复活。但是，保罗在《歌罗西书》2:20-23 中反对禁欲主义，并在《哥林多前书》15:42-43 中反对否认身体复活——即使是严谨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著。

篇幅有限，无法详尽论述厄尔曼对保罗其他书信的否定，但他提出的指控与此类似。若想了解更多关于新约各卷书作者的信息，可阅读由真正接受圣经为上帝

话语的人士撰写的新约导论书籍，或查阅优秀研读版圣经中每卷书的导言。¹¹

挑战三：现代学术研究

巴特·埃尔曼经常提及“学者”、“一些学者”或“当前的学术研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他的结论得到了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支持。虽然他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尾注，但其中大多数并未涉及他的结论，而他的结论通常被严重夸大。相反，这些注释只是为引文提供出处，其中许多注释引导读者阅读埃尔曼本人和其他批判性学者的著作。他很少提及保守派视角下的大量学术研究，而这些研究足以驳斥自由派学者提出的异议。因此，埃尔曼经常让读者误以为每一位学者，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他的观点。

¹²

但以理的案例

虽然埃尔曼的书主要关注新约，但他对但以理书的作者身份做出了一些大胆的断言，试图证明旧约中存在伪造品。

古代人类的书籍有时会包含伪造品，即声称由并非其作者的人所著的作品。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的旧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以理书》声称部分内容是由先知但以理在公元前

六世纪巴比伦之囚期间所写。但它绝不可能是在那时写成的。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已经提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它是在四百年后的公元前二世纪由一位冒充但以理的人所写。 ¹³

本段的关键在于“令人信服”一词。这些据称证明《但以理书》成书较晚的论点，对谁而言才具有说服力呢？主要是对那些已经否认上帝能够预知未来的自由派批评家而言。 ¹⁴批评家们在攻击《但以理书》时，其虚伪之处暴露无遗。他们指责作者是一位糟糕的历史学家，因为书中称伯沙撒为巴比伦王（[但以理书 5:1](#)），而当时的巴比伦王是拿波尼度。然而，拿波尼度与他的儿子伯沙撒共同执政，在他隐居阿拉伯沙漠的提玛绿洲时，便将政权交给了伯沙撒。想想看，伯沙撒曾许诺，如果但以理能够解读墙上的文字，就赐予他王国第三高的地位（[但以理书 5:1](#)）。如果这是二世纪的伪造品，那么伪造者又如何得知，伯沙撒只能给但以理第三高的地位，因为他自己是王国的第二号人物呢？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时期，但以理被任命为二把手，约瑟在法老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但以理书》的作者亲身经历过，伯沙撒王无法让但以理担任二把手的职位。

与此同时，批评者声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不可能写于所描述的事件之前，因为其中一百多个细节被精确地描述出来，与实际发生的完全一致。批评者面临的难题是：如果但以理是一位如此糟糕的历史学家和伪造者，那么他如何能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准确地连续记录一百多个细节呢？然而，正是这种精确性使得批评者试图将该书的成书年代重新定为公元二世纪——他们不相信预言是可能的。但如果《但以理书》确实如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几个世纪以来所认为的那样，写于公元前六世纪，那么上帝就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之前就向但以理启示了具体的未来事件。

一个多世纪以来，圣经学者驳斥了所有针对但以理书的批判性论点。我个人认为，这些解答远比批评者反对超自然现象的论调更有说服力。这凸显了这场争论的本质。既然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并且上帝能够启示未来，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但以理书的原文，并相信它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然而，作为一名不可知论者，厄尔曼不接受超自然现象，他必须以符合自身世界观的方式来解释证据，因此他选择忽略与自身立场相悖的论点，而不是去探讨它们。[圣经](#)见证了但以理在公元前六世纪于巴比伦作为先知的生活和事工。以西结与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也曾被掳到巴比伦。他提到但以理是一位敬虔的人，并将他与挪亚和约伯相提并论（[以西结书 14:14](#)，[20](#)）。后来，他论

到推罗王说：“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没有什么秘密能瞒过你！”（[以西结书 28:3](#)）。¹⁶
[耶稣在马太福音 24:15](#) 中称但以理为先知，并至少引用了该书上的三段经文。¹⁷

耶稣称但以理为先知，并提及书中的预言，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但以理的确是先知，他的书也不是伪造的。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确凿的论据来反驳传统观点，大多数批评都源于批评者对超自然现象的偏见。尽管但以理的作者对巴比伦帝国和米底波斯帝国的运作了如指掌，并被同时代的以西结公认为一位敬虔而智慧的人，埃尔曼却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本书绝不可能是但在但以理的时代写成的”。

¹⁸

夸大文本批评的结果

文本批判主要分为两大类：低级批判和高级批判。低级批判着重于考察现有的手稿和残篇，以确定文本的原始措辞。这是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大多数研读版圣经中都有记载。仔细阅读某些文本注释，你会发现其中提及了不同的读法。其中两个最显著的差异出现在[约翰福音 7:53-8:11](#)（被捉奸的妇人）和[马可福音 16:9-20](#)（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和升天）。一些被许多学者认为更为可靠的手稿并未包含这些经文，许多研读版圣经也对此进行了强调。你可能还会

注意到，文本中穿插着许多简短的注释，解释某些手稿使用了不同的措辞或遗漏了某些经文。高级批判则侧重于探究文本创作的缘由、内容、时间、地点和原因。在这个领域内，既有正面批判，也有负面批判。积极批判学派接受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并允许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同时也承认这种方法所面临的困难。申命记 34 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19 世纪消极批判学派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摩西撰写或编纂了圣经的前五卷书。然而，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提到了摩西的去世和埋葬。最简单的解释是约书亚写了这一章，就像约书亚之后的人在约书亚记 24 章中记录了他的去世一样。但 [申命记 34:10](#) 似乎暗示，从摩西去世到这段经文写成，可能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可能跨越了好几代人。圣经默示和无误论并不排除后来的编者在圣灵的引导下添加这些章节的可能性。本质上，积极批判学派假定圣经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罪的。

与此相反的是负面批评家。巴特·埃尔曼 (Bart Ehrman) 就属于这一类。负面批评可以细分为批评家使用的各种方法：历史方法、来源方法、形式方法、传统方法和编纂方法。²⁰负面批评家持有反超自然倾向；因此，任何带有超自然主义特征（上帝、天使、预言、神迹等）的段落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即使

它可能正确地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从这种方法来看，圣经在被证明无罪之前都是有罪的。

埃尔曼著作的弱点之一在于他倾向于夸大其词，尤其是在文本批判领域，他常常夸大自己的结论。埃尔曼拥有将复杂问题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普通读者的非凡能力，他经常处理任何一年级神学院学生都应该了解的数据，并将其渲染成揭示惊人新见解，仿佛这些见解彻底颠覆了福音派对圣经的理解。这些诱人的论断往往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迎合了我们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反基督教情绪。埃尔曼迎合了读者的“耳朵”，满足了他们“想听”的需求。

例如，他写道：“几乎在所有可以对照《使徒行传》中关于保罗的记载和保罗在亲笔书信中对自己的描述的地方，都存在出入。”²¹正如在教牧书信的讨论中所论证的那样，只要考虑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结尾处被解除软禁，这一指控就很容易驳斥。要知道，如果他没有上诉于凯撒，他早就被释放了。获释之后，保罗又进行了一次宣教之旅，这次旅程没有被《使徒行传》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保罗后来的书信中拼凑出细节。

在讨论《使徒行传》时，埃尔曼写道：“学者们通常将《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 85 年左右，也就是保罗去世二十多年后。”²²这又是一

个严重的夸大其词。诚然，批评者常常将《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定在这个时期，但许多圣经学者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 60-62 年，也就是保罗第一次从罗马监狱获释之前，因为本书结尾保罗被软禁在罗马。如果《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是在保罗获释约 25 年后，那么作者为何没有提及保罗、彼得和耶稣的同母异父兄弟雅各的去世呢？他们是早期教会的三位主要人物，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却毫不犹豫地提及了司提反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的去世。此外，一位专注于早期教会历史的作者为何没有提及公元 70 年发生的耶路撒冷被毁事件呢？

批评家的非理性在此暴露无遗。将《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定为公元 85 年左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篇”，但批评学者拒绝接受《路加福音》的传统成书时间（约公元 60 年），因为那样一来，《路加福音》的成书时间就与它所描述的实际事件过于接近。批评家们试图将福音书的成书时间推至公元一世纪末或更晚，因为他们否定超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福音书是在主耶稣传道后的二三十年内写成的，那么时间跨度不足以使那些神迹记述成为神话传说。相反，这些记述应该是目击者的证词，可以被证实或否定，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参见《哥林多前书》15:6，保罗在那里指出，

在 500 多位见证复活救主的目击者中，许多人仍然在世）。因此，批评家的世界观认为，由于他们对神迹的偏见，路加福音的成书时间较晚。据此推断，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 85 年左右。

结论

要全面批判巴特·埃尔曼在《伪造》（*Forged*）一书中提出的论点，需要一整本书的篇幅，但本文已表明他大大夸大了自己的观点。埃尔曼或许能通过夸张的言论说服不明真相的读者，但认真研读圣经的基督徒不应退缩。圣经经受住了批评家和怀疑论者的无情攻击。这些批评家不断重复错误的论点和已知的谬论，并边缘化那些相信圣经的学者，这表明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攻击圣经，而不是探求真理。六十多年前，H·F·哈恩曾总结过他对负面批评者的调查，而他的总结在今天看来更具现实意义：

对过去二十五年旧约批判领域活动的回顾揭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趋势，最终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给人以这类研究效率低下的印象。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等批判早已过了取得建设性成就的时代。23

如果说高等批判在 1954 年就已经超越了建设性成就的阶段，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在当今时代，它更是远

远落后于任何建设性成就。然而，自由派批评家们仍会继续攻击上帝的圣言，因为自伊甸园以来，这便是撒旦惯用的伎俩。这在当今文化中一直行之有效，而我们唯一可靠的回应，必须从圣经的第一节经文开始，就坚定地持守上帝的圣言。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